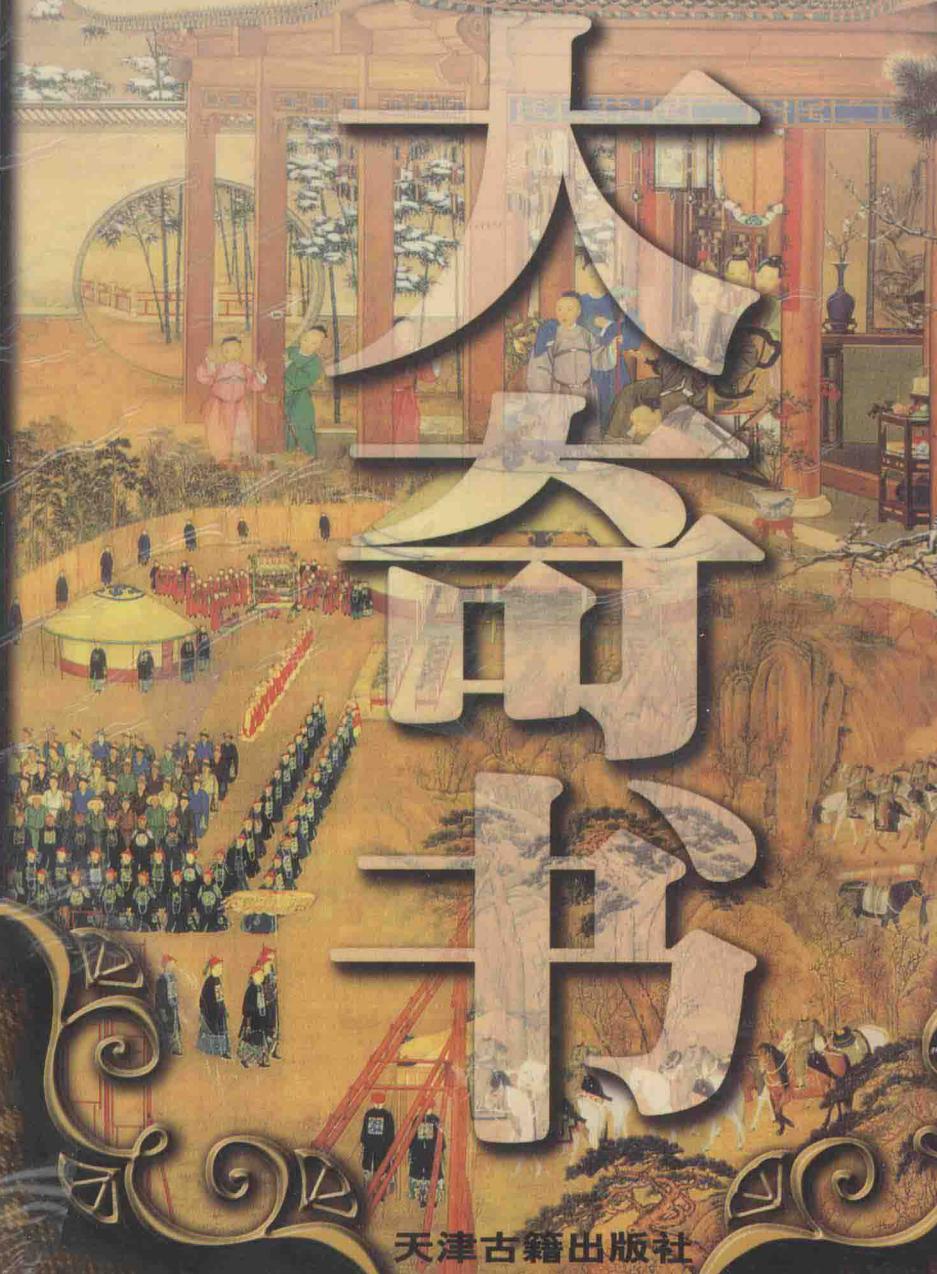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老残游记

天津古籍出版社



孽海花

# 五大奇书

- |              |       |
|--------------|-------|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卷 | 吴趼人 著 |
| 《孽海花》卷       | 曾朴 著  |
| 《老残游记》卷      | 刘鹗 著  |
| 《官场现形记》卷     | 李宝嘉 著 |
| 《儒林外史》卷      | 吴敬梓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五大奇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北京春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133 印张 字数 2,500,000 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04-618-2/I·140

定价：498 元(套)

# 前　　言

## 木　弓

这里所选的是五部长篇小说，都属于讽刺系列。何谓讽刺？鲁迅先生在《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中提出了四个要素：

讽刺的对象是不合理的现象，“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讽刺的内容要真实，“‘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谓真实，不是追求生活之真，而是追求情理之真，艺术之真，让人看了觉得可信，否则，便会成为造谣和诬蔑。在艺术上，要对生活现象“加以精炼，甚至夸张”，“同一事件，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是不成为讽刺，谁也不大会受感动的”。就是说，要遵循艺术创作典型化的规律，对生活现象进行加工，下一番去粗取精的工夫。作者的态度必须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讽刺文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和寓言中就已有之。用小说进行讽刺的，晋唐也已有之，明代尤盛，但往往夸诞过甚而不近人情，词意浅露几同谩骂，没有取得大的艺术成就。只有《儒林外史》出现之后，说部中才算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秦淮寓客，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说：“吴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来，累叶科甲，族姓子弟声气之盛，俨然王谢。”但吴敬梓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他十三岁丧母，二十三岁进学，成为秀才，但考中的消息传来，其父却一瞑不视，离开了人间。由于他不善经营产业，性情慷慨豪爽，遇贫即施，再加族人侵夺，很快便家产荡尽，移居南京，过着典衣卖文度日的穷苦生活。对科举的态度也由热衷变为失望，曾拒绝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四十九岁时完成了《儒林外史》。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仅存四卷，佚诗文三十一篇(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

其所以叫《儒林外史》，闲斋老人序云：“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就是说，书中描写的对象是文人学士，是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玄虚荒渺之谈；作者对生活有独特的认识和评价，自

不同于“正史”之眼光。全书第一回开宗明义指出：“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了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如嚼蜡。”把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全书品评人物的标准，以此揭示人物的心灵。热衷的，精神空虚，品格堕落。而科举制度则是官办的猎取功名富贵的途径，极大地腐蚀着人们的灵魂。通过对科举场中儒士们的种种病态丑态的描绘，对整个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思和鞭挞。而科举制度乃是为封建政权网罗人才，组成国家机器，实施统治的制度。作家否定科举制度，批评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政权的儒林众生，便是从根本上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怀疑。作家对封建社会儒林人士彻底失望，写出了他们群体的、历史性的悲剧，就等于是向封建社会发出的死亡通知书。作家也试图寻找一些理想与希望，士林中如王冕、杜少卿、虞博士等，以及市井奇人、下层细民，也只是为了同儒林群丑进行对照，肯定他们自食其力，不追求功名富贵，并没有表现出更加先进的思想。吴敬梓只是对旧的社会进行了否定，并没有为社会指明新的出路。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此书：“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由许多独立性很强的故事连缀而成，随着故事的推移，已出场的人物，随故事的结束而隐没，新情节则于不知不觉中开始，新人物随新故事而走向前台。在这部书里，谁也不是全部生活的主角，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展示生活的一个镜头，分担着作家赋予他们的任务，联为巨帙，便塑造出前所未有的群体主角——儒林。这是集腋成裘的结构方式，在长篇小说中，实属首创。作家对生活观察深刻，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又善用白描手法，把人和事的典型特征，如实描绘在读者面前，作家并不正面指示是非臧否优劣，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判断，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儒林外史》堪称讽刺文学的绝唱。吴敬梓是“秉执公心，指擿时弊”，而此后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作了。但是《儒林外史》的影响巨大，随着时代的变迁，到清末，便衍变成了谴责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谴责小说出现的背景及定义，作了精辟的阐释：“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

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中，著名的有四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1867—1906)，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芋香等。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三岁丧父，为伯父育养成人，随伯父辗转宦途，熟稔官场习气。有感于国势衰微，遂迁居上海，以报纸唤起民众，先任《指南报》编撰，又创《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曾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他的小说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话地狱》、《中国现在记》，以及弹词、戏曲、诗文、杂著、篆刻集等多种。

《官场现形记》描绘的是封建末世官场百丑图。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腐朽黑暗，无奇不有。第十八回慈禧太后说：“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可谓无官不贪，足见政治体制之腐败已如娄瓜，没有丝毫生机和活力。吴沃尧评李宝嘉云：“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李伯元传》)冷泉亭长(许伏民)云：“南亭盖今之伤心人也，闻其倾吐，无一非疚心时事之言，莫由宣泄，不得已著为小说，慷慨激昂，排奡一世。”(《后官场现形记序》)李宝嘉在《中国现在记·楔子》里说：“你我生今之时，处今之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立苍茫，怆然涕下。……穷而在下，权不我操，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与那论世知人之识，也不过空口说白话，谁来睬我？谁来理我？则何如……走到瓜棚底下，与二三村老，指天划地，说古论今，把我平生耳所闻，目所见，一路上怪怪奇奇之事，一一说与他们知道。”虽有救世之心，但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他要用通俗文艺揭露官场的丑行秽迹，唤醒民众，反映了当时进步思想。在艺术上，鲁迅说它“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中国小说史略》)结构上明显受《儒林外史》影响，常用夸张漫画式的手法进行描写，虽收一时效果，却缺少了隽永悠长之回味。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6—1910)，原名宝震，号茧人、趼人，笔名我佛山人、趼人氏、茧叟、老上海、中国老少年等，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吴沃尧为没落世家子弟，一八九七年因生活窘迫，到上海谋生，办过多种报纸，愤世嫉俗，曾支持上海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富有爱国思想。吴沃尧曾客居山东、湖北、上海、东渡日本，阅历丰富，且“富有材艺，自金石篆刻，以致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无所不精。”(李怀霜《吴趼人传》)著有长篇小说十九种，除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尚有《痛史》（未完）、《九命奇冤》、《糊涂世界》、《恨海》、《劫馀灰》等，短篇小说十二种、笔记小说九十则以及诗文戏曲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这个人物帮助友人吴继之经商为线索，描绘了二十年间所见官场、商场、洋场上的可耻可鄙现状，最后商业失败，九死一生出走。晚清官场黑暗腐败，已是苟延残喘，洋场群魔乱舞，却又畏洋如虎，作者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流露出爱国忧时济世之情。书中虽刻画了蔡侷笙、吴继之等正面人物，但从全书总体来看却很少好人。九死一生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九死一生么？”（第二回）描写范围之广，远过同时作家。晚清社会千疮百孔，已无力挽救。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小说又流露了明显的感伤情绪。其结构也较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严谨，讽刺辛辣，不讲含蓄。由于作者对怪现状憎恶之情强烈，有激则愤，故“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又字公约，别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为人放旷不拘，重经世致用之学，做过医生、商人和工业家，想通过实业富国利民。曾因治理黄河有功，升至知府。又积极筹建铁路，未果。主张借资开矿，被目为“汉奸”。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饥馑，刘鹗向俄军买太仓米救济饥民、葬埋死者，后被仇家劾以“私售仓粟”，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逝于戍所。刘鹗多才多艺，博览群书，同情民生疾苦，想按资本主义列强模式改造中国，以达富国利民之目的；同时他又反对民主革命，反对推翻封建制度。

《老残游记》通过一个奔波江湖、摇串铃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老残的见闻感想，表现作者的见解和信仰，抨击官吏的误国害民。《自叙》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这哭，是为封建社会送葬的号啕，也是新社会躁动于母腹，呱呱坠地前的先声。第一回通过老残的梦境表明了作者对当时现实的认识：风浪中一条遍体伤痕的大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掌舵人虽然“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互不配合，水手则乘机搜刮财物，不顾满船人的性命。提出了两种救危药方：鼓吹成立团体，杀死管船掌舵人，结果，那听了鼓吹、起来行动的少年，却被杀身死；老残等人主张给掌船人罗盘，使其辨明方向，赶紧靠岸救人，却被视为洋鬼子派来的汉奸，拒而不听。作者把中国比喻为风浪中那条残破的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他否定了革命党人推翻封建王朝的道路，自己的科学

实业救国，走列强之路的主张又不被接受，于是他茫然困惑。小说写了水灾中人民的苦难，写了吏治的腐败，描写范围不是很广，但却颇有深度。贪官污吏的嘴脸我们久已认识，本书笔触却描写了“清官”的害民误国，刻划了玉贤、刚愎两个名为清官实则酷吏的形象。作者在第十六回的自评中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清官”是封建国家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写出“清官”害民，便揭示出封建政权的性质，也显示了异于其他谴责小说的深度。

在这些谴责小说中，刘鹗写景状物的技巧是最出色的，所以一提起《老残游记》，人们总会想到那脍炙人口的片断：大明湖的佛山倒影、黄河中的凌汛奇观、天空中的云月变幻、黑白妞说书时描写音乐的绝唱……传神写照，细致逼真，看似天然情韵，却又带有感情色彩，都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奇妙文字；其心理描写之生动细腻，也是对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重大突破和发展。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胡适论《老残游记》道：‘《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巧；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应该说明，刘铁云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主要的原因决不在所说的‘实物实景的观察’，和‘语言文字上的关系’，而是刘铁云头脑科学化的结果。”蒋瑞藻《小说枝谈》引《负暄琐语》云：《老残游记》“虽篇幅稍短，而意趣渊厚，取境適奇，底是作手。虽立言诞怪，不免贻讥，而文字固不以此高下。”

《孽海花》初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即金天羽（1874—1947），原名懋基，又名金一、天翮，字松岑，笔名爱自由者、天方楼主人等，江苏吴江人。金天羽写了小说的前六回，由东亚病夫对前六回进行修改，又续写成书。东亚病夫即曾朴（1872—1935），初字太朴，后改孟朴，又字小木、籀斋，东亚病夫是他的笔名，江苏常熟人，光绪十七年举人，但却深恶科举，次年进士试因故意墨污试卷而落选。清末曾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辛亥革命后参加共和党，历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曾在上海与人共同创办小说林书店，自任经理、作者和译者，出版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真善美》杂志。曾朴创作和翻译成绩都很卓著。著有小说《孽海花》、《鲁男子》、《孟朴短篇小说集》、诗集《未理集》及续集，又有《补后汉书艺文志》等，译有雨果《钟楼怪人》、《欧那尼》，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左拉的《南丹》等。

《孽海花》初成二十回，后陆续完成三十五回。书以状元金雯青与妓女傅彩云的关系为线索，描写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从国内写到国外，写了德国、俄

国、日本；从宫廷写到市井，从帝党后党斗争写到科举的考场，写到中法、中日战争……眼界之开阔、内容之丰富是罕见的。但其重点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思想和生活。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其思想之激进，远远超出了其他谴责小说。揭露了清末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腐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野心……，同时还赞扬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领袖人物。作者自己在谈到本书思想内容时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因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围绕女主人公傅彩云有过多的艳情描写，是其内容上的一个不足。

在艺术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轶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在以小见大的关系处理上是成功的。二是结构上，作者有过一段说明：“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交西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色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可谓结构工巧。三是人物塑造的成功。男女主人公是全书的贯穿线索，塑造的尤其成功。金雯青的自私、怯懦，傅彩云的妖艳如花，情欲似火，是个“放诞美人。”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满性和鲜明性，在晚清小说中，首屈一指。《负暄琐语》云：“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蒋瑞藻《小说枝谈》引）

谴责小说是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反映和抨击社会方方面面的腐败方面，是犀利的，但其为社会所开的救世药方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小说都或多或少的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而有些地方却又超过了《儒林外史》，如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艺术结构的变化等，都有可取之处。

《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这五部作品，可以说是讽刺小说系列中的佼佼者。把它们合集出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旧交替时期那一段社会历史，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一段的文学。

五大奇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卷

吴趼人 著

# 目 录

第一回	楔 子.....	(1)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赌怪状几疑贼是官.....	(4)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	(10)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	(15)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	(20)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	(25)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侩大遭殃 .....	(30)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	(35)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	(40)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	(44)
第十五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警眼睛奇形 .....	(49)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	(54)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赌赃物暗尾佳人 .....	(59)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	(64)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	(69)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	(74)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	(79)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	(84)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	(89)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諉世伯受窘 .....	(94)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	(99)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04)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09)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14)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19)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25)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30)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35)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41)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146)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51)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57)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162)
第三十四回	蓬草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168)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174)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180)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186)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192)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198)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05)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211)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217)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23)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29)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34)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239)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244)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249)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摛词藻嫖界有机关	(254)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260)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265)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271)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277)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282)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287)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292)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298)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303)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308)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313)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319)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325)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331)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336)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42)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謔语	(348)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354)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囂威打破小子头	(360)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366)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372)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378)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383)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389)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395)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贽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局面	(401)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407)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41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419)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425)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431)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437)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442)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448)

---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454)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460)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466)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472)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478)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怨深怨绝顿改坚贞	(484)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490)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496)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502)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508)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514)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520)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526)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532)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538)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544)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550)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556)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562)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568)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574)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581)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588)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594)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600)

# 第一回

## 楔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馀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馀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

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

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惆怅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消流极广，何不将

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